

樵史演义

〔清〕陆应旸 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樵史演义

[清] 陆应旸 著

导 读

《樵史演义》又名《樵史》、《樵史通俗演义》，四十回，共二十四万余字。今存清初刻本，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有藏。书前署“江左樵子编辑，钱江拗生批点”。

据学者考证，樵子和拗实为陆应旸，字伯生，松江府（今江苏松江）人。据所作自序，当是做过京官的明末遗民。但也有疑此说者。

书内封镌有缀文一则，说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其创作态度。其中写道：“明衰于逆珰之乱，坏于流寇之乱，两乱而国祚随之。当有操董狐之笔，成左孔之书者。然真则存之，赝则删之，汇所存书，采而成帙。樵自言樵，聊附于史。古云：野史补正史之阙，则樵子事哉。”这段话的前一句，是对明亡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本书的两个中心内容。书的前一部分集中反映“逆珰”（魏忠贤）之祸；中间一部分写李自成等攻入北京的纪事。

樵史演义

故事梗概：明熹宗即位，改国号熹宗，他荒废朝政，与乳母客氏私通，重用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与客氏勾结一处，狼狈为奸，专擅朝政，排斥异己。凡是天启帝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客氏就传给魏忠贤知道。客氏虽然有很多外宠，但丈夫侯二不敢去管束她。她见天启与张皇后亲热，便买嘱几个奸人，飞造谣言，诬陷张娘娘是盗犯孙二所生，以离间帝、后之间的关系。

朝中一些奸佞之臣，见魏、客权势炙手可热，如阮大铖、倪文焕等都拜魏忠贤为父，也有拜客氏为母的。

山东袁州有个丁寡妇，组织了白莲教，起兵攻破滕县、峄县。总兵杨肇基出兵讨伐，功劳却归于魏忠贤，人心不服。魏忠贤竟敢随意在宫中骑马奔驰。

时有东林党人反对阉党扰乱朝纲，魏忠贤就编造“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编造列东林党名单，罗织罪名。苏州五义士振臂一呼，惨遭杀害。魏忠贤广罗党羽，欲取天子而代之。

熹宗晏驾，崇祯即位，魏党崔呈秀擅权，为所欲为。忠贞之臣一齐上本弹劾，崇祯帝细加察访，得到魏党罪证，便严惩不贷。魏忠贤流放南方，途中自尽，客氏投缢而死，崔呈秀也畏罪自杀。阮大铖遂出京城。

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娶了个美貌的妻子，而其妻却与一恶棍私通，李自成难以忍受这种奇耻大辱，遂杀妻逃难，投奔了据山结寨的高闯王，后成为义军首领，攻府夺县，连败官军。

河南开封杞县有个能文能武的举人李岩，人称李公子。因连年荒旱，民不聊生。约有千人拥到县前要抢公仓，李岩

劝宋知县出告示暂免追粮，并设法赈济。宋知县申报上司，按察司竟命宋知县把李公子下狱。百姓把知县砍为数段，放出李岩，李岩带了家小资财，投奔了李自成，做了他的谋士。李自成联合张宪忠，攻破潼关，进入西安，建国大顺，直逼北京，众阉开门迎接闯王，崇祯于煤山自缢。李自成在京登基。清军攻打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军，追剿李自成。李自成败逃至湖北，在罗公山染病身亡。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迎接福王监国，明室偏安江南。马士英专擅朝政，与阮大铖勾结一起，排斥忠良。清兵南下，马士英意欲降清。史可法孤守扬州，马士英拥兵不救。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殉国。大好的江山，坏于魏、崔、马、阮之手。

《樵史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从明熹宗登位直写至南明覆亡，基本上符合史实。它揭露了阉党祸国殃民，鞭挞了南明弘历小朝廷权奸的纷争，歌颂了史可法的抗清斗争，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然而小说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描写立场、观点都存在着阶级局限，这一点是要正确认识的。小说因其反清复明的思想倾向，遭清所禁。

(青 叶)

目 录

第 一 回	幼君初政望太平 奸珣密谋通奉圣	 (1)
第 二 回	诸臣聚讼因边事 两奸招党乱朝纲	 (10)
第 三 回	权奸收拾朝士心 岛帅罗织忠言罪	 (18)
第 四 回	白莲贼平归己功 中书官败累众正	 (26)
第 五 回	众儿著攻击之效 一手握枚卜之权	 (36)

樵史演义

第 六 回	涿鹿道上红尘滚 爪牙班中青简繁	(44)
第 七 回	杨都宪具疏几危 叶阁老受辱求去	(53)
第 八 回	奸计成一网打尽 正人败八面受敌	(61)
第 九 回	涕泣联姻敦友道 纵横肆毒乱朝纲	(70)
第 十 回	毙校尉姑苏仗义 走缙帅江上解厄	(80)
第 十 一 回	众正图圉再遭毒 异灾京邸忽飞殃	(89)
第 十 二 回	杀义烈人心公愤 滥祠荫祖制纷更	(98)
第 十 三 回	图居摄奸谋叵测 构心腹密计无成	(106)
第 十 四 回	新天子除奸独断 大篡逆失势双颞	(114)

目 录

- 第十五回 应风云众正齐纠 (122)
震雷霆巨奸南窜
-
- 第十六回 奸臣得姘姬殒身 (130)
恶珰有义阉殉死
-
- 第十七回 逆种寄赃慌落陷 (139)
客巴割爱泣投缳
-
- 第十八回 科部疏雪正臣冤 (147)
羁戍路逢天子赦
-
- 第十九回 伸刘冤奸弁伏法 (156)
锄遗孽各逆典刑
-
- 第二十回 文武才擢抚甘肃 (164)
彪虎党定罪爰书
-
- 第二十一回 凶星出世多强力 (171)
恶曜临门得艳姿
-
- 第二十二回 李自成杀妻逃难 (178)
艾同知缉恶遭殃
-
- 第二十三回 新天子金瓯枚卜 (185)
众君子盛世弹冠
-

樵史演义

第二十四回	慰忠魂褒封特旨 毁《要典》采纳良言	(192)
第二十五回	范铨部超抚中州 申巡抚进秩枢部	(203)
第二十六回	李自成报效新总 梅巡抚镇定乱兵	(210)
第二十七回	范抚军不战成功 高闯王因山结寨	(218)
第二十八回	叛贼聚众毒秦晋 流氛分队犯梁楚	(226)
第二十九回	李公子投闯逃祸 杨督师失机殒身	(234)
第三十回	众阉开门迎闯贼 群忠靖节报君恩	(242)
第三十一回	智士潜形获免死 边帅愤志逐妖魔	(254)
第三十二回	南京公议立新君 淮海沥血陈时事	(263)

目 录

第三十三回	褒忠臣权相市公 定爰书法司被逐	(273)
第三十四回	史可法屡疏筹国 阮大铖阴谋翻案	(281)
第三十五回	先太子真赝难分 权尚书锋芒太露	(289)
第三十六回	祭先帝逆党假哭 选淑女宦官横行	(296)
第三十七回	各镇将纷纭互角 众武弁疲瘵可怜	(304)
第三十八回	假皇后禁死狱中 真将军兴师江上	(312)
第三十九回	左将军檄文讨逆 史阁部血泪誓师	(319)
第四十回	罗公山李闯卒灭 杭州路马相潜奔	(327)

第一回

幼君初政望太平

奸珰密谋通奉圣

丝屏稳住莺娇语，荷翻狼藉珠儿雨。砌草逼愁长，花归竹放香。芳池斜照独，妒杀双鸳浴。天外鹭鸶飞，风中健翮低。

《菩萨蛮》

藕花叶烂蕊香歇，落赋归兮何处归？
锦囊蹇用亦得意，桐隐何言严子矶。
旧径石楼迷不见，藤萝无恙云褰衣。
笛中仿佛梅花发，剪出商声片片飞。
结夏空岩曷称快，檐花溪鸟两依依。
杖接良朋樽贮酒，那得举网鲈鱼肥。
遶毫磨墨潜扶事，得着如狂失如饥。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

自古国家治乱兴亡，虽是天命循环，若一味靠天过日

樵史演义

子，尧舜枉了做圣主，桀纣落得做暴君；尧舜时的臣宰枉了做忠良，桀纣时的臣宰落得做权佞。可也是，有了好君，用了贤臣，自然天下太平；有了庸君，用了奸臣，自然天下叛乱。到了叛乱的时节，百姓个个困穷，盗贼哪得不生发？海内人人恶乱，地方哪得不骚扰？把一统山河渐渐都弄坏了。就有英君出世，未免过于诛戮，轻于变更，哪里还挽回得来，支撑得住？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皞，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皋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泰昌也是圣君，登极不久，就宾天了。这就是劫数将到，国家的大不幸了。一时京师的人都说郑贵妃希图把泰昌弄倒了，要她儿子福王嗣位伏案，故此先进美色，弄出皇帝病来。又有奸医崔文升、李可灼，未必是郑贵妃买嘱他来，或有借此结纳福藩，希图荣贵。连投劫药，一旦崩逝。

九月初六日，天启即皇帝位。时年十六岁，英姿渐露，

第一回

情窦初开。朝里也有忠良，也有奸佞。那时张差一案已过，红丸、移宫两案尚未十分发觉。天下仰望太平，百官各安职掌。给事中惠世扬在登极的第三日就上一本，劾奏方阁老妨贤病国，破坏封疆等事。又道他谄事郑贵妃，交给太监刘逊、李进忠，助选侍占住乾清宫，党护崔文升，赏赉李可灼，其罪不可胜诛。天启批本，虽不曾把方阁老削职，却也慰勉世扬，不肯阻塞言路。这时节常随的太监魏忠贤，虽在宫里掌司礼监，还有好太监王安，次相又是不阿附的。故此头一个本，京师都道：“好了，皇命是个纳言的了。”从此上本的不只一人，不只一事。

十二月初旬，有御史方震孺上一本，说三朝的事体道：“设差而癡人也，然不癡于他所，而癡于元子之宫，先帝之宫且在五步之内。”又道：“使乾清而久居选侍，则至尊当避处于何地？使贵妃而久处慈宁，则孝端且怨恫于无栖。曾提宫闈之线索，岂尽虚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惨于挺刃。”又道：“朝夕周旋若惟二三内臣，哂笑易轻，窥蝨可虑。窃意旨而尝巧，负太阿而不觉。近以中旨之屡宣，恐滋斜封之隐祸。今日所最急者，莫如宫闈。一有主持，则乘间进御者，既有所畏而不敢前；非分矫窃者，亦有所防闲而不敢肆。转于桃夭为期已近，当事者宜惟日不足早完大典。”

你道方震孺为何说这话？只为魏进忠已经赐名忠贤，渐渐进用。即将司礼监好太监王安，瞒着皇帝，杀于海子里。只说奉旨。若皇帝不问罢了，问起只说病故。天启大婚未成，情窦大破，被乳母客氏——还只得三十余岁，美丽妖艳，污了圣体。天启爱她，百培宫城，封她为奉圣夫人，凭她出入宫禁。外边都晓得这事，没一个不惊骇了。然虽魏、

客弄权，尚未里通外连，收拾朝贵，以为党援。方御史本虽厉害，天启还只发在内阁去票。阁老韩爌是个好官，刘一燝又是尽心为主的，因此票得好了，天启在本上批道：“这本说三朝事，朕心靡宁。所请鉴往察来，知道了。”

都给事中杨涟又上一本，尽述移宫始末。天启批道：“杨涟志安社稷，当日竭力忿争，忠直可嘉。”命昭示中外，以释群疑。不多几日把阁老方从哲，准他闲住了。朝廷新政，亦有可观。只是魏忠贤渐有恃强专权的光景，朝里官员，如阮大铖、杨维垣、傅樾、倪文焕一班儿希图荣擢的，摩拳擦掌，何止几千人。正人君子，也有在朝班的，也有在南京的，未免有防微杜渐的意思。杨涟又上一本乞归，他道：

臣妄言官掖，祸当不测。乃蒙先帝特赐宣召，一介小臣微主知于大命弥留之日，千载夸其殊遇，乃因备述移宫始末。蒙皇上有“忠直可嘉”之褒，微臣于此大有不安者。垂帘之秘事未闻，入井之烦言喷起，不得不洗涤一番。乃臣发扬主德之苦心，反为夸诩臣节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当时诸大臣共有防微虑隐之意，首请御殿受嵩呼者尚书嘉谟，而捧皇上之左右者惟贤、一燝也。臣以愤争之故，独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官禁自就肃清，社稷有何机陞，而圣谕以志安社稷为言，臣之不安三也。臣以穷蹇肮脏之人，而际二圣知遇，书生之福力，至此极矣。知止可以风顽钝，能退可以省议论。乞浩荡之恩，放臣同山农野老共咏尧天舜日，

第一回

岂不休哉。臣赍本赴文华殿门叩头毕，移出城外候旨。

这本一进，天启不发阁票，竟听回籍，朝里也就有些疑惑了。

其时为边事纷纭，经略袁应泰，尽反旧经略熊廷弼之严，只以宽收人誉。信任贺世贤，悬招抚之令，来投即纳。诸将童仲揆、尤世功等往谏，只是不从。三月失了沈阳。尤世功没于乱军中了。陈策、童仲揆分营扎浑河南。贺世贤突至，策开营迎纳，遂为所杀。仲揆奋勇溃围，请援于袁应泰。那袁应泰书生见识，道：“不必又添陷一支人马。”辽阳遂相继陷没。袁应泰与巡按张铨、守道何廷魁共坐城东楼，张铨对应泰道：“坐汝尸，居游魂，致我无成事而死。”应泰道：“公无阌外责，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当死于此。”铨下城，应泰举火自焚。廷魁回到衙里，赶一女二妾入井，然后自己也投井死了。张铨也被执斩于城外。几日间，金、复、海、盖州卫一齐陷没，朝廷震恐。天启谕吏部道：“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彼。若不严核，何以儆后？着该部速查具奏。”朝议纷纷都没主意。

五月天启成婚，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只为大婚事，匆匆又忙了月余。阁老韩爌、少詹事徐光启等，奏请铨恤辽阳死事诸臣。天启准奏，赠张大理寺卿，尤世功、陈策少保，各赐谥荫；指挥金事崔儒秀、何廷魁各光禄寺卿，荫锦衣卫百户；童仲揆都督同知，吴文杰、周敦吉、戚金、邓起龙、秦邦屏五人都督金事。死节忠魂，略得

表扬一番。有诗为证：

朔北灯火昼不分，从戎壮士气千云。
忽惊戎马频相斗，俄见经臣只自焚。
战将操戈甘白刃，孤军御甲泣青斐。
可怜入井红颜尽，辽是家乡水是坟。

且说奉圣夫人客氏，见天启有了皇后，又有了妃子，当撒娇撒痴道：“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天启没奈何，今日赏银币，明日赏田庄，越发恩待她了。客氏在宫里还不十分放肆，一出宫门到了家里，她哪里看丈夫侯巴儿在眼里，凭她寻少年美貌的恣意取乐。出入用大轿八个人抬着，四五道开棍，远远的喝道下来。那骑骡的下来，狗攘的好打呀。势焰滔天，人人害怕。触动了两个给事中，一个朱钦相，一个倪思辉，各上一本，说她不该出入宫禁，藐视国母。天启怕客氏发怒，把朱、倪两个给事中，降的降，调的调。触动了个有风厉江西道御史王心一，上一本去救朱、倪二人。本上道：

臣尝读汉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与皇后同席坐。中郎将袁盎，引却慎夫人坐。帝怒，夫人亦怒，盎以尊卑有序对。帝悦，以语慎夫人，为赏五十金。夫妃匹之际，官禁之严，盎以小臣，愁直乃尔。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赏之，亦谓其心，主于爱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则人主之过失，无由上闻也。况我皇上擅天纵之圣，具尧舜之资，何有于汉

第一回

文。近者科臣倪思辉、朱钦相，疏论奉圣夫人客氏，其心不过谓圣明之谕旨不可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闲不可不肃。尚不至如汉臣犯妃匹之嫌，有却坐之愆也。不意有干圣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调。臣恐圣主有纳谏之资，佞臣进拒谏之计，则言者危，而天下亦与俱危，臣是以不能已于言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适以表我之能虑；听者直，适以表我之能容。颂大舜曰舍己从人，颂成汤曰改过不吝，盖惟此显名。皇上能有之，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得指而称之曰，此皇上之逐臣，曾以谏净蒙谴者也。而言者之心愈苦矣。昔唐高宗欲立武氏为后，群臣苦谏，李勣独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遂至流祸唐室。大约佞臣之言，往往类此。两科臣者，忧深虑远，其言不无过激，然正其家事视国，忠于皇上之职分也。伏愿谅其朴诚，俾还原官，行其所言。凡有章奏，更祈披览之时，圣意三思，天下幸甚。

天启看了这本，勃然大怒。也不发票，竟批道：“屡谕不许洩扰，王心一如何又来激聒！且本内引用前代故事，悖谬不伦，好生狂妄。本当重处，姑从轻降三级，调外任用。该部知道。”从此客氏的威权，越加赫奕。魏忠贤二三心腹，撙掇他交结了客氏，里通外连，方才朝廷大权尽在掌握中了。

趁客氏冬至节届，暂时出宫休息，魏忠贤邀请她到私